临近期末,好多工作不断地涌来。越是工作繁忙，越是浮想联翩。这可能是处于紧张的工作学习状态中才能激发出的思维力。

期末命题是一项主要的任务，需要静心、细想、连续操作。开工两天了，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今天即将出行到上海，随中学校长团队参加校长培训班的学习，在命题的时间里再扣除五天，即便这样也没有激起我丝毫的紧张感，翻出《高效学习》我们所知道的理解性教学这本书看了起来，从前天晚上到今天早晨。

，看着，看着，联想起来，自己所做的许多工作都在此书当中找到了根据，思如潮涌。

“近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20年来,全球各行各业飞速向前发展,日新月异,然而,世界各国的大多数学校依然束缚与一个世纪前(甚至更早）的教育思维与教育制度。以教师和课本作为知识的主要来源,通过演讲、阅读和讨论来传播知识的传统教学模式沿袭至今,并且保持惊人的不便。………”

“教育必须帮助学生学会如何高效学习”、“为有意义的学习而教”

读序、前言和访谈录的时候，再次认定我此生的“碌碌无为”。曾经为自己不写文章，不著书立说开脱，什么理科人不善于写作啊、真正的属于你自己的经验技能是不能复制和拷贝的，写不出来，看了作者和他的团队所做的教育研究以及取得的成果我真是感觉到惭愧。

我联想到著名特级教师于永正退休后的反思中所说:假如时光倒退十几年,不要多,只十几年,再给我一次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的机会,再让我叫一些小学生,那我现在相对成熟献给学生,那该多好啊！我也突然总有一种想时光倒流的遐思:去多读书多做研究，把研究的成果表达出来,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做做做，虽然自己做的一些事情也比较有效,但是覆盖面太小。

我联想到期末的学习交流我将说什么?说我此时的感想,说自己多么想站在课堂上上课，和老师一同做研究,却在意别人的说辞，每每上课,都是偷偷地进行从不张扬。骨子里有一种害怕,将教研员个人上课的行为变成教研员集体的行为，教研员展示课示范课等等。

我联想在东师参加培训骨干教师培训班学习时，学习中于海波教授所说的一句话：“我们可以不写论文，但是如果要写的时候那一定是有内容可写”。想到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出来。比如目标设计教学,我带领的组长做了九年级全套的目标分解,期望教师在复习过程当中能够用上,但是多数老师还是回到了自己已有的教学习惯中，制作分解教学目标这一活动并没有改变他原有的认知,或者是认识到了但是有缺少实践能力,这种学科教学和教师培训两方面都可以写出点儿内容。

再如,作为部门主任,我引领着学校制定联合教研活动，不同学校设计的活动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内容，尤其是后期这三所学校:7中、37中和西岗中学，联合教研活动质量越来越高，尤其是西岗中学的活动，结果超乎学校领导的预料。关于设计组织实施校本研修活动，也是作文章的很好的素材。

我联想到这个学期我所指导的优质课，“一师一课”评优活动三节复习课荣获部级优秀课。我在26中、7中所上的课中有两节是复习课，可见在物理复习课的教学设计中我已经有了成型的经验，总结出来也可以成文。

我联想到下个学期我是否可以选择一个点校，带着教师做教学实践研究。我脑袋中迅速地搜索着哪个学校能够做起来，校长的思想教师的能力教师的范围......

突然又想到周五那天与校长在总结发言中说，一个做教育者，需要有些哲学思想，我自认为自己在教学和处事方面常常不知不觉地用到哲学思想，联系、发展是我的特质。我还联想到是否可以真正的收几个老师作为徒弟，把自己的一些经验通过他们来延续。

......

想着想着越发感觉要做的事情太多，半百之年的我还在成长，我又想到一些教育名人专家，在退休之后贡献教育，还能战斗到70岁到80岁。做自己想做的事，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儿